

流年记

摘桑葚

刘卫东

“你看你的后背，被桑葚染了一块一块的紫斑。”走出桑园，同行的文友指着我的后背说。我扭头一看，可不是嘛，“这还能洗吗？”“听说用草莓汁涂上，搓揉一下，就能洗去，你不妨试试。”文友说。这点不快，很快被桑葚那酸甜适中的味道冲淡了，大家兴奋地晒着各自的收获。

这是6月8日莱阳市作协采风团的一次活动，在宋文华主席带领下来到吕格庄采摘桑葚。桑园规模不小，桑树也就一人多高，但枝枝相连，叶叶相交，天空被绿叶遮掩得密密实实。20多人一转眼便没人其中，只能听到似近似远的人语声，就是不知道人在哪里。

桑树从空间很小，我只能猫着腰钻进去，直着身，除了叶，还是叶，啥也看不到。只有翻开桑叶，才能看到一颗颗硕大的桑葚，躲在桑叶下随风摆动。看那桑葚，薄薄的外膜包裹着一瓣一瓣紫色的果肉，紧紧簇拥在一起。

青色的桑葚，除了青涩，几乎没有什么味道。黄中带红的，酸酸的，吃几颗就

会倒牙。只有紫色的桑葚是甜甜的，吃起来满口流汁，沁人心脾。

看着这诱人的颜色，我倏忽觉得，阳光真是一支神奇的画笔，它用无穷的魔力轻轻点画，就打上了浅青的底色。等桑葚稍微大一点，再添加黄绿的颜色。等黄绿色的桑葚再长大一圈，涂上红色来遮掩绿色的青涩。继而又把浅红涂成深红，最后加重色调，涂成紫红。

只是站着摘，效率是不高的，我半蹲着，人在桑叶下，抬头就能看见那一簇簇的桑葚。有时候刚摘下一个，一不小心从手心里脱落了，心里这个不舍啊，就如同刚写完的文章，操作失误删除了。

有时候，刚刚看到几颗硕大的，准备调整一下姿势下手，就突然找不着了；有时候，看到一串，就贪婪地想着一颗不漏地摘下来。累了，我直起身，做了一个深呼吸，吮吸着桑叶那特殊的芬芳，在密不透风的初夏的闷热中，感受着些许清凉。哪怕你用纸巾不断地擦着汗，也不愿意从这个绿色的王

国里走出来。前些天，看到水果店里鲜美肥硕的紫红桑葚，我买了一些回家品尝。可任凭汁液怎么渲染唇齿，也吃不出自己亲手摘的甘甜鲜美。

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姥姥家的一段经历。姥姥家屋后有一棵高大的桑树，6月上旬就结满了桑葚。我毫不费力就爬了上去，摘桑葚吃。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能吃上甘甜的桑葚，是很美好的享受啊。姥姥踮起小脚，在树下吆喝：“快下来！把树枝压断了，就摔下来了。”我在树上吃够了，才慢慢地爬下来。那桑葚的甜，是原汁原味的，如同今天采摘的桑葚。

“收工了！收工了！”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直到宋文华主席在林外呼喊，大家才从桑林里钻出来。还是20多人，不一样的是，每个人的手都改变了原来的颜色，衣服上或大或小都染上了紫色的斑块，方便袋里盛着或轻或重的劳动果实。大家的脸上洋溢着笑容，调侃着彼此的样子，和童年一样纯真无邪。

在我的脑海里。

后来，我外出求学、工作、结婚、生子，在城市里安了家。6年前，把年迈的父母接来城里居住，回老家的次数就少之又少了。每每想起老家，一份眷恋和思念便涌上心头，唤醒我的思乡情。我知道，这是乡愁的滋味。

终于，我主动加入了村里的网格微信群，知道了村里好多新闻。政府出资进行了厕所改造，家家户户用上了冲水马桶，全村的路面硬化了，家家户户门前的草垛、鸡鸭窝都清理了，大街上安装了路灯，设置了垃圾箱……最近，网格群里说，村南的大路拓宽工程要动工了。我又一次激动起来了，跟老公商量：等退休了，咱也回老家住吧？心里早规划着把老家的房子如何改造，在菜园里种些什么菜，养只小猫还是小狗……我想好了，这几天就抽空回老家一趟，在村子里转转，考察一番！

乡愁

孙艳艳

读《烟台晚报》副刊上的文章，每每感受到作者那份真情流露，像品茗，平和、悠远、回味无穷。很多文章会让我想起小时候的人和事，想起那个生我养我的小村庄。

我出生在栖霞西北部的一个小村庄，现属福山区，村里不到120户人家，以种粮为生，后来在山上大量种植苹果，家家都有果园。村东偏北有一泉眼，长年累月向外流淌着清澈甘甜的泉水。年长的老爷爷在泉眼处放上自己用槐条编的筐，用来过滤，家家户户都到这里挑水吃，这眼泉养活了全村人。泉水由北向南流进了村东的大湾。父亲说，大湾是生产队的时候挖出来的，周围栽了垂柳，春天长长的柳条像是大姑娘的秀发，在水面随风摆动。夏天，村里人会把鸭鹅赶到大湾里，让它们啄食鱼虾，小孩子的乐趣是带着自制的捕鱼神器——绳子一头拴在一根长棍上，一头绑上一个罐头

瓶，在瓶子里放点豆饼渣，轻轻投放到湾里，四五分钟提上来一准儿有惊喜，几条小鱼在瓶子里游来游去。到冬天结冰了，我们会偷偷地结伴去滑冰。女孩子常常是在那几个皮小子下去后，才慢慢下去，或跑几步溜出一两米远，或一个小伙伴蹲着另一个在前面拉，乐此不疲地来回跑。男孩子的花样多，他们在冰面上打陀螺，挥动着鞭子又喊又叫，仿佛一点都不觉得累。最震撼的是那年除夕夜，住在大湾南边的一个男孩，邀我们去看他放鞭炮。来到大湾南头，他点燃鞭炮用力往北边扔，大红色的鞭炮喷出金灿灿的烟花，在雪白的冰面上滑动，当滑到最北头的时候，“轰”的一声，大红色的碎片溅起来，随着一股烟雾向上散去，又飘落在了雪白的冰面上。此时，我们不约而同地跳跃起来，大声叫好。四十多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还清晰地闪现

夏来一片红

战军

烟台最不缺的色彩就有红色，它红遍了山峦，红遍了原野，红遍了黄渤海，红遍了每个社区。这鲜艳的红色，总是能撩拨起我们的款款情意。

在烟台传说的“福山八景”中，有对红色动人的描述：《果顶朝日》中的“晴光欲遍三千界，曙色先浮万丈峰”，红从地平线冲入九重云霄，又在苍崖绝壁作响；《长堤新柳》中的“笼岸已惊溪尽绿，隔条忽讶杏偏红”，红从水中来，又染水上木；《石门春波》中的“三月桃花开远岸，鹏搏水击陟南溟”，红把妙女映红，又迎来春燕筑巢，无不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的真挚追求。由此观之，烟台人喜好这种大自然纯美的色调，并赋予这种色调以诗意，因为这样的色调，烟台的很多古老建筑，总能融

入各种红色的色谱中。

岁月变迁，一些保留下来的老建筑，原来亮丽的红色鲜少见到，人们便在这些斑驳的老建筑面前，种上五彩缤纷的花草树木。春天来临时，橘红、山茶红、枸杞红、春梅红绽放在人们眼前，各种花朵争奇斗艳，把经过一冬酝酿的芬芳在一夜间全部绽放出来。

进入夏天，红色更加浓烈，更加激发人的激情。在社区一块空地上，一位老人特意栽了一片玫瑰，花儿红得像一团火在燃烧，很远就能嗅到阵阵芳香。

还有那巨紫荆，一串串的紫荆花，虽然微小，但它们聚在一起，就像无数的小火苗在燃烧，慢慢往上蔓延，远远地望去，红彤彤的一片。

诗歌港

问锁

张文泰

情人桥上的锁
压弯了桥
一把把心形的锁
伤痕累累

桥累了，问锁
锁能锁住爱的
天长地久吗
锁锈了脸
无言
此刻，桥下的海
在翻唱着亘古的歌谣

吃葱者说

邓兆文

无论葱白与葱叶
都是葱的一部分
一根葱的提拔使用
应该少考虑出身

南方人爱香葱
北方人喜欢大葱
其实细也好，粗也罢
基本上一个口味

就像长江与黄河
两个兄弟
一个居南，一个坐北
都是中国人的血脉

海礁

林海

茫茫大海上
有一座礁石
像一条汉子

潮退时
他凝视着朝霞月光
潮满了
他欣赏着水下宝藏

风浪来了
他挺起肩膀抵抗
纵然浑身刻满刀伤
他还在那里站着

风浪之后
他依然像一条汉子

寻石记

彭贤春

喜欢沿大夹河水流走
也喜欢与落日一起与河对坐

自《汉书》所记，二千年啦
总期盼遇见那么一块石头
如树，如峰
如鸟，如兽
或者如云，如烟
有一场遥远的旧事

或者什么也不如
它们原本的自己